

遁跡山林·隱居青城

民國二十七年夏天張大千攜眷抵達香港後，迫不及待的由葉恭綽代爲安排，搭乘中航的小型運輸機，經由漢口轉往重慶，他們一家五口同川並無多大困難，但是加上二十四隻笨重的畫箱，而飛機的載重及容積極其有限，行動起來就煞費周章了。七月底國府已經正式宣佈遷移重慶，八月十一日，大批日本飛機轟炸武漢，張大千一家人遂由香港坐船到梧州，再經柳州轉往桂林，應徐悲鴻之約，飽覽陽朔山水後，初冬時期才回到重慶轉回成都。

學家喬遷深山隱居

正是抗戰開始的第二年，全國軍民同胞熱血沸騰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甚至毀家紓難，盡心竭力爲抵抗日軍的侵略，貢獻一己之心力；張善孖以畫虎之筆，大力爲抗日戰爭宣傳，鼓舞民心士氣不遺餘力；張大千脫險歸來後，曾與乃兄合繪忠孝節義屏條多幅，並由大眾傳播發佈消息，使國人知道：張大千並未被人殺害，已經安然回到四川。但是過了不久，張大千却舉家遷居青城山上清宮，遁跡山林，隱世逃名，謝絕一切應酬，入山惟恐不深，這又是爲了什麼呢？

據名作家高陽分析：這在他抵達重慶時送給謝稚柳的一把扇子上可以尋到一些端倪，那把扇子上是他

臨離北平時所作的自畫像和一首小令，調寄「浣溪紗」：

十載龍頭一破冠，峨峨不畏笑寒酸，畫圖留與後來看。久客漸知謀食苦，還鄉真覺見人難，為誰滯留在長安。

這首詞的下半闕，寫出了他無可剖白的苦衷，本是聽了葉恭綽之勸，北上去接眷的，只爲信了湯爾和的一句話，又看宋哲元是一副漫不在乎的態度，誤以爲「蘆溝橋事變」很快的就會過去；加以時當酷暑，又貪戀「頤和園」的景緻，一念疏懶，再也沒有想到後果的嚴重。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」，昆明湖水猶未浣淨征塵，等發現情況不妙時，北平城內已生滄桑之變；以後一連串身不由己之事，還算他能把握得定，未曾真個落水。但當時民心士氣極度的昂揚之際，個人出處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，原爲接眷，却一去不回，「爲誰滯留在長安？」其中的委屈，實在不易解釋，尤其是張善孖正氣凜然的形象在前，相形之下，更覺難堪，倒不如暫時歸隱爲妙。

人間事有許多是無法解釋的，甚至愈描愈黑，反而不如用時間來沖淡爲佳。一般人對於張大千滯留北平的實際原因當然不甚了解，說是畏暑怕熱似乎又十分牽強，因此張大千索性不作任何解釋，回到成都後，行裝甫卸，便飄然前往峨嵋山遊覽去了。峨嵋之遊爲時短暫，眼前的氣氛仍舊未見改善，於是便帶着三位夫人，舉家遷往青城山上清宮中隱居起來。

夫唱婦隨樂也融融

蜀中山水四絕，向以「峨嵋天下秀，青城天下幽，劍閣天下雄，三峽天下險」著稱於世，張大千曾畫過一幅潑墨彩繪，把峨嵋秀色、劍閣雄奇、青城幽麗與三峽險峻，一齊繪成圖畫，題名爲「四天下」，認爲蜀中山水寰宇無匹。

青城之幽麗，在於全山有如翡翠，一片鬱鬱蒼蒼，據「名山記」云：「益州西南有青城山，又名青城都，山形似城，其上有崖舍赤壁，張天師所治處，南連峨嵋，別有洞天。」

青城山是道教的聖地，在道書上列爲「第五洞天」。道教尊崇李耳（老子），而創始者則爲漢代之張道陵，其孫張魯於漢代末年據有陝南漢中之地達三十年，道教遂傳入蜀中。張魯爲曹操擊滅後，其子張盛輾轉移居江西龍虎山，後世子孫世襲爲張天師；五代時後蜀倡行道教，青城山遂成爲道教的中心。

「青城嶺崖倚空碧，遠壓峨嵋吞劍壁。」是形容青城山青翠蒼鬱，以及山勢奇特，峯巒秀麗，遠遠的超過峨嵋及劍閣。青城號稱三十六峯，連峯接岫，千里不絕，青城乃第一峯也；前號「青城」，後曰「大面」，其實乃一耳！經年雲蒸霞蔚，霧氣瀰漫，綿亘而東，直到灌口。

自古以來，青城山卽爲高人逸士隱居之所，例如：隋之趙昱兄弟，唐之符載、嚴尊美、杜光庭等，五代之孫知微，宋之譙定、姚平仲、宋汝爲等均係奇人異士或飽學通玄之高人，在亂世遁跡山林，以躲避名

利及兵災；有所感悟則發而爲詩詞文章，藏之名山，以傳後代。五代前蜀王建之子王衍建造上清宮，奉母以居，文人雅士吟咏不計其數。

陸放翁在蜀中時，多次前往青城遊覽，曾有詩句云：「今日醉遊心已定，一瓢歸去隱青城。」惜乎並沒有能够如願以償，歷代以還，想要隱居青城山的人不在少數，因爲種種原因未能如願者頗不乏人。張大千心想：此時不往，更待何時？於是摒擋一切，毅然決然的隱身於翠黛濃碧之中，他的「上清借居」詩云：

自謂名山足此生，攜家猶得住青城；小兒捕蝶知宜畫，中婦調琴與辨聲。

食粟不謀腰足健，釀梨常令肺肝清；歸來百事都堪慰，待挽天河洗甲兵。

歷劫歸來，得隱名山，挈同妻子兒女，在遍地兵燹之時，猶能克享天倫之樂，實在是人生莫大的幸福。夫唱婦隨，閨中和諧，清心寡慾，其樂融融，雖然身居山林，但是仍然念念不忘國難當頭也。

湖光山色人間樂土

由錦城西南行，一路青山綠水，煙村相望，阡陌交錯，處處錦繡成堆，抵達青城山下之「中興場」後，便需捨車步行上山，首先看見的是「碧落觀」，爲蜀漢范滂隱居之所。再循山道上行，溪水淙淙，鳥語深林，蒼松翠竹，遮天蔽日，青城之幽與青，已可領略。過了「引勝橋」，再前行便到了「丈人觀」，觀中

壁上五代道士張素卿繪有「五嶽圖」，蜀王嘉之，命大學士歐陽炯作讚，隸書名家黃居實撰字，世稱三絕。循着寬敞的石級上行，松柏夾道，遠山含黛，峭壁上有林森書寫的「雲根」，路旁有亭額曰「雨亭」，係于右任所書。再往上行，山道分岔爲二，一到「天師洞」，一到「上清宮」，附近有一三角亭，額曰「怡樂窩」，柱上有聯云：

少憩自然涼，何幸今生來此福地；

登臨莫謂苦，曾嘗絕頂一看朝陽。

由「怡樂窩」登山，通過數百級石塔始到「龍居崗」，其後卽爲「駐鶴軒」，古木參天，濃蔭蔽日，卽使盛暑亦沁涼如秋；再上行經過「靈官殿」便到「天師洞」了。

「天師洞」爲青城山一大勝跡，洞口塑有張道陵天師像，洞中石筍鐘乳奇妙絕倫，洞門外有吳稚暉所書五大篆字：「青城天下幽」，並附以跋序，認爲三峽、青城、劍閣、峨嵋爲天下四大奇觀，而實具雄、奇、幽、秀四大特點，以代表全蜀，亦確當也。

由「怡樂窩」岔路右行可到「上清宮」，由「天師洞」經山徑亦可到「上清宮」，一路濃翠撲人而來，沿途花石俱奇，山道左右盤旋，到「上清絕崖」時，「丈人峯」已落入腳下，據說皇帝曾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，以是而得名。

「上清宮」便是張大千及家人借住之處，山門外有銀杏三株，皆大數圍。山門柱上有一聯云：

境入上清，半點紅塵飛不到；

壇關無垢，滿天花雨散香來。

正殿爲「玉皇殿」，左爲「文武殿」，右爲「豁蒙樓」，旁有靜室數幢，下臨小橋流水，是四川省政府的招待所，張大千全家便借住於此，並於殿後植梅數百株，且築有三座小亭。附近更有「觀日亭」，由此可觀日出及雲海，但見萬峯聳翠，盡收眼底，實在是詩人吟咏、畫家臨摹寫生的好地方。

以上之所以不厭其詳的描繪青城山的風光，那是因爲這個地方對張大千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，他的平生畫風有三次重大變化：四十歲以前是「以古爲師」，四十歲以後是「以自然爲師」，六十歲以後則是「以心爲師」。民國二十七年張大千隱居青城「上清宮」正是他四十歲的開始。

藝術家的成長很像是釀酒一般，首先必須採集大批的原料，然後還得要經過一定程序和時間的釀造，然後才能產生清醇甘冽的美酒。

張大千的天資穎悟，稟賦過人，自然是不在話下；更由於家境富裕，因此也有着一般人無法達到的際遇與便利，從四川到上海、日本、蘇州、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香港、柳州、桂林，在人文薈萃的地方，盡情的瀏覽各地的五光十色，汲取人世間的精華和繁榮；更暢遊黃山、峨嵋、陽朔、三峽、劍閣等名山勝水，在雲蒸霞蔚，山嵐秀色中搜盡奇峯打腹稿；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採集的大批素材，青城山的三年隱居，使這些素材好整以暇的有了整理、醞釀、消化和製造的機會，因此遂能突破瓶頸，更上層樓。

歸真返璞師法自然

具體說來，張大千在青城山一住三年，使他在藝術造詣上有了自家的面目，躍昇至「以自然爲師」的境界，他不再以臨摹古人的作品爲已足，而轉向變化無窮的自然界去發掘，對他的整個藝術生活方式與藝術生命的久遠，都有着無可估量的作用。他的另一首「詠上清宮」詩云：

濯纓初謁丈人君，擲筆還尋誓鬼文；懸樹六時飛白雨，吞天一壑染紅雲。

恰逢道士暗然笑，偶說長生術在勤；我欲真形圖五嶽，祇愁塵濁尚紛紛。

人生碌碌，在一波又一波的衝刺之餘，往往會有間歇性困倦過程，張大千是抱着歇馬、擲筆的心情，攜家遁跡山林，暫時的與世隔絕，再從容調整人生的步伐，安排爾後的出處，最初只是看山看雲，聽風聽雨，林間的雨絲、丘壑峯巒間的朝霞夕嵐，使他的靈思與意緒重新鮮活起來；連祈求長生不老都要辛勤不輟，何況是畫藝繪事更需加倍的努力才行。於是開始了他以自然爲師的靈感與壯懷，「我欲真形圖五嶽，祇愁塵濁亂紛紛」，雖然張大千已經很快的找到了心靈的出路，然而紛亂的時局，依然是他心頭揮之不去的一個「結」呢！

青城山迤邐一百五十里，包括大大小小有三十六峯，前十八峯爲陽，後十八峯爲陰，整個山脈的結構，嵯峨錯落，連崖隱壑，有其格外深邃清幽之處，因此才有「青城天下幽」的美譽。

「上清宮」所在地爲高臺山，建築於晉代，並非青城山系中的最高峯，最高的山峯是「大面山」，山頂長年積雪，時常雲霧繚繞，恍若佳人之籠輕紗，正像是「上清宮」的一座屏風，置身青城山中，被高樹密林的蒼翠景物所簇擁，人在其中，彷彿衣履髮眉與週遭的一片綠海合而爲一，一望所及盡是綠色世界。張大千有一首「詠青城第一峯」詩云：

百劫歸來謝世氛，自支殘夢掛秋雲；樹連霄漢高臺迴，衣染煙霞寶殿薰。

萬溪爭流來足底，一身孤置絕人羣；諸天自罷聾聞想，誓欲何教下界聞。

張大千雖然遁世逃名隱居青城山上，然而心情並沒有很快的真正平靜下來，仍然是殘夢絲絲縷縷，自外於塵世人羣，峯巒煙嵐，暮鼓晨鐘，十足以增加他對衣香釵影，燈紅酒綠的懷思，一生愛好熱鬧的張大千，自然是難耐山中的寂寥；好在有他的三位夫人陪伴在身邊，加上至親好友不時的有人上山來探望他，幾個月後才慢慢的歸真返璞，逐漸進入他繪畫的第二重門徑。

在四川省政府工作的易君左，因疏散而與張大千結隣而居；時值嚴冬將盡，張大千在高臺上所植的梅花已經含苞待放，所築的小亭也已落成，張大千常邀易君左在亭子裏閒坐清談。

陸放翁詠青城山詩句有：「山如翠浪盡東傾」。青城山系盡爲東西走向，加以西風強勁，草木盡皆向東傾斜，冬季裏霜雪覆蓋，猶如一隻隻陡峭偃臥的玉麒麟。三年之中張大千在朝暉夕陰、氣象萬千的青城山中，靜靜兀坐亭中，在這終日不見行人的幽深之處，目摩心追，潛修內視，無數的色彩、線條、山水、

奇石、怪木、古剎、小橋，在他的心中迴旋激盪，遂使他的藝術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，更上層樓。

與妻勃谿遁岩面壁

張大千的個性表面上看起來瀟灑隨和，對朋友尤其客氣，平易近人，對門生晚輩更是和煦如春風，但對妻妾及子女却是唯我獨尊的一家之主；個性強，脾氣大，說一不二，十分固執，不苟言笑，甚至是非常彆扭。

在青城山隱居的初期，由於心情的不能適應，脾氣更變得非常暴躁，三位夫人實在忍無可忍，於是聯合起來，說是要降服老頭子的脾性，二夫人黃凝素「揭竿而起」，以「急先鋒」的姿態與張大千發生雷厲的正面衝突，先動手，後動手，拉拉扯扯之間，黃凝素夫人順手操起了書桌上做爲「鎮紙」的銅尺作武器，一不小心竟敲到了張大千的右手，張大千登時大發雷霆，氣呼呼的拂袖出門而去。

三位夫人原本是有計劃的行動，演變到如此態勢，遂一不作二不休，吃了秤砣鐵了心，大家齊一步驟，既沒有人出來轉圜，也沒有人追上去攔阻，只以爲他不過是出去逛一逛，等氣消了自然就會回來；詎料大家賭氣的結果，幾乎造成一次悲劇呢！

據易君左形容謂：「一氣隱無蹤，雲山日落；千峯尋不見，燈火宵明。」並記述親身目擊的情形稱：「一天下午，大千先生尚未回家，等到日暮，消息杳然。因爲他在山中遊覽，照例是在清晨或下午，斷沒

有從下午到黃昏還沒有回家的事。張家三位太太非常焦急，來同我商量，我勸他們不要擔心，可能應山僧之約，樵夫之請，前往閒話，亦未可知，不料等到二更時分，全山已成死寂世界，還未回來。」於是大家都着急了，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易、張兩家男女老少，連同上清宮的道士們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大家提着燈籠，擎着火把，四處尋覓張大千的下落，可是青城山區千峯萬頂，懸崖峭壁，幽壑深洞，叢林雜草，何處去尋找呢？經過幾乎是通宵的搜索，燈火照得滿山通紅，青色的樹木都變成了紫色，依然不見蹤影。

還好，當時已屆初夏季節，清寒不重，人人抖擻精神，翻山越嶺，涉澗跨溪，披雲拂露，穿岩入洞，直到天已大亮，天呀！好不容易，才在山腰一座小峯的洞內，也就是「天師岩」附近的壁穴中，赫然發現這位大師正在閉目瞑坐，好似達摩面壁一般，眼觀鼻、鼻觀心，在那裏修心養性呢！

一大羣人欣喜若狂，團團將張大千圍住問長問短，他却仍舊坐着不動，鎮靜而悠閒的說：「做啥子這樣大驚小怪嘛！」三位夫人以手示意，讓大家退出洞外，好說歹說，張大千仍然是閉目不視，雖然已經消了氣，但却不肯輕易就此善罷干休，最後還是黃凝素夫人下跪認錯，求他回去，這才在三位夫人攙扶下出了山洞。易君左說是找到了張大千，不由分說，立時把他拖出洞來，與實際情形是稍微有些距離的。

書畫造詣突飛猛晉

到達青城山一年以後，張大千的情緒才真正的穩定了下來，當時中日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，四川已成為抗日戰爭的心臟地區，山下的風起雲湧似乎都與張大千扯不上關係，此刻的他正像是老僧入定一般，正努力在藝術的領域裏竭力向前突破，向上躍昇。

蘇東坡題西林寺壁首句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峯。」是寫羣山綿互既長且闊，峯巒聳峙，突兀挺拔，參差錯落，氣勢磅礴；張大千根據蘇東坡的詩意，在青城山上加以印證，加以揣摩，於是豁然貫通，創造了他畫風上的獨特氣韻，使他一下子奠定了藝術大師的基礎。

詩人也好，畫家也好，甚至思想家、教育家都是一樣，最重要的並不在於他在人世間所佔的「點」之多，與「面」之闊，或「體」之廣，而是要看他有無獨特的風格，是否有所創意，能不能達到一種顛峯的境界。

有些詩人只留下幾首詩，却永垂不朽；有些畫家只留下幾幅畫，却價值連城；有些思想家或教育家只提出過一個概念，却影響深遠；張大千之所以能成爲一代藝術大師，青城山這三年隱居，實在有着決定性的作用。

另外，張大千的詩文，都透露出十分高渺的境界，斟字酌句，灑筆生香，特別是他的題畫詩，相得益彰，意趣盎然，這些同樣是得自青城山上，反覆深思，不斷探索，孜孜琢磨的結果呢！